



左岸译丛

Collection Rive Gauche

L'ATELIER D'ALBERTO GIACOMETTI

Écrits sur l'art de Jean Genet

贾科梅蒂的画室

热内论艺术

[法] 让·热内 著

程小牧 译

Jean Genet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ATELIER D'ALBERTO GIACOMETTI

Écrits sur l'art de Jean Genet

贾科梅蒂的画室

热内论艺术

[法] 让·热内 著

程小牧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atelier d'Alberto Giacometti, Le secret de Rembrandt, Le funambule,
par Jean Gene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9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2-36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科梅蒂的画室: 热内论艺术 / (法) 热内著; 程
小牧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9
(左岸译丛)

ISBN 978-7-5534-0106-5

I. ①贾… II. ①热… ②程… III. ①艺术评论—世
界—文集 IV. ①J0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8873号

书 名 贾科梅蒂的画室; 热内论艺术

作 者 [法] 让·热内

译 者 程小牧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胥 弋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4.7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hanyue.com/>

邮 箱 jlpj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534-0106-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001 爱的残痕——热内论艺术（代序）
- 029 贾科梅蒂的画室
- 091 伦勃朗的秘密
- 107 一本撕碎的伦勃朗之书的残余
- 119 走钢丝的人

爱的残痕

——热内论艺术（代序）

一个弃儿、小偷、囚犯和同性恋者，三十岁出头才在监狱里开始写作。四十出头，法国最权威的伽利玛出版社已经开始为他编辑出版全集了。这荣耀与声名来得轰轰烈烈，让·热内兴奋不已。他想要他做杂技演员的情人也出名、发财，“淋一场金子的雨”；或者像他最爱的画家伦勃朗一样，年纪轻轻就成功了，他的画面都充满金灿灿的富贵和奢华。而这一切，或许只是为了有一天，戏剧化的虚荣突然毁灭、衰亡，照见所有人和物的最本质的卑微，正是这卑微让所有的存在者、存在物彼此等同。

这一天来得突然，因为爱，因为一个人的死。这一天不可预知。人们相信，他荣誉的盛年，应如所有强大之物一样牢不可破。萨特那部使徒行传般的《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也因作于此前，而错过了之后发生的一切。



热内 27 岁时的身份证像

世界上只有一位诗人，从开天辟地之始他的生命断断续续与人类的生命一样长久。每个世纪，经历不同的时间进程，在各不相同的诗人个体中显现。既走上迷途又高扬于真理之上，他们的诗是人的生命唱出的歌。有时相互抵触，又很自然，一切都包含在“神秘的深沉的统一”之中，生命之歌相互关联、相互融合。

我们在诗人各不相同的生命形态中，认出了这“神秘的统一”。这是普鲁斯特所说的“深在的自我”，全然不同于诗人的生平和社会关系所构筑的那个世人眼中的形象。普鲁斯特不无激

烈地谈到诗人生命深处的真实与永恒，多少是出于对批评家圣伯夫的不满。圣伯夫作为文坛前辈，受到诗人波德莱尔的尊敬。然而，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卷入风化案的指控时，批评家闪烁其辞，甚至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高高在上的态度。以此口吻谈论一位在普鲁斯特心中如有神宠的诗人，让普鲁斯特难以忍受。批评家所代表的以作者生平资料和家族史为研究基础的实证方法，普鲁斯特认为是“把自然史方法致用于精神史领域”。他驳斥这位批评家数十卷的作品就整体而言是机巧的“谈话”，甚至是“谎言”。因为进行艺术创造的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而是人的深在自我。诗人的形象和诗的真理是在作品所表现的感知、非理性、记忆与梦幻中揭示出来的。^①

然而，面对如让·热内这样的作者，世人怎能不被他的生活、他的奇遇、他整个人的存在深深诱惑？阅人无数的文坛领袖萨特首先成了这诱惑的俘虏。当伽利玛出版社邀请他为《热内全集》作序时，他竟写出一本长达七百页的专著。这部“序言”最终独立成书，取名《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作为《热内全集》第一卷出版，其分量甚至超过了萨特的所有其他专著^②。

① Marcel Proust, «Sainte-Beuve et Baudelaire», Contre Sainte-Beuve,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Essais, 1990.

② 1975年，萨特在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访谈中，将《圣热内》一书排在其专著的首位。见《萨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热内、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在巴黎餐馆

而在这本奇特的书中，作家热内的形象隐藏到了存在主义者热内的背后。一本关于个体处境与自由选择的书，或许可以看作《存在与虚无》在一个人身上的演绎。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的热内与精神本源中的诗人热内本来就不可分离。圣伯夫和普鲁斯特或许可以握手言欢。

1952年，《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一书出版后，热内陷入精神危机。萨特根据他的自传式小说及本人作为他的朋友所了解的事实，对他的个人经历、人格、信仰与心理所做的赤裸裸的诊断对象式的分析，让作家无法再面对一个破裂的自我，无法

再继续写作。他将之前作品交给伽利玛出版社供他们编纂全集，自己暂时封笔，开始旅行。

直到1955年，这段沉默期中，热内经历了三次神秘的相遇。第一次是1953年，与伦勃朗的相遇。在阿姆斯特丹，他第一次近距离观赏伦勃朗的原作。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成为他的心灵对话者。第二次是1954年，与贾科梅蒂的相遇。通过萨特、科克托等朋友的介绍，热内与贾科梅蒂相识，并受邀为艺术家做模特。之后的四年间，热内定期拜访贾科梅蒂位于巴黎蒙帕纳斯附近的伊伯利特—曼东街的画室。热内称贾科梅蒂是他“唯一”钦佩的人，唯一显现“艺术家之整体”的人^①。

第三次，1955年，热内遇到了阿布达拉·邦塔加（Abdallah Bentaga），十九岁的马戏演员，阿尔及利亚父亲和德国母亲的混血儿。热内成为阿布达拉的情人和保护人。阿布达拉是半文盲，只能以语音拼写法语。他留下的信札，虽然拼写糟糕，却充满温情，表达细致而谨慎。小伙子敏感、优雅，博得所有热内的朋友包括萨特夫妇、贾科梅蒂夫妇的喜爱。或许由于这次相遇，热内重新找到写作状态，他同时开始创作剧本《阳台》和《黑人》，并于次年开始构思《屏风》。

这三次相遇和这一时期的热内的文学与情感生活记录在本书

① Edmund White: Jean Genet, coll. «Biographies NRF», Paris : Gallimard, 1993, p. 404.

收入的文字中：《走钢丝的人》《贾科梅蒂的画室》以及两篇论伦勃朗的札记。这几篇文章相互交叉，有着深层的互文关系，是热内仅有的对自己的生命观和艺术观的直接论述。

阿布达拉的父亲是杂技演员，早亡。阿布达拉从小进入马戏团，随马戏团演出。另一位来自北非的摩洛哥裔小伙子阿迈德是他最好的伙伴。他们都讲阿拉伯语，都是穆斯林。斋月，两个虔诚的信徒严守斋戒，白天不进食也不喝水，但仍坚持严格的训练。阿布达拉是杂技演员，阿迈德则是驯兽员。当热内遇到阿布达拉时，阿布达拉还算不上是钢丝艺人。



热内与阿布达拉在阿姆斯特丹

热内很早就对舞台艺术有一种特殊的感知和迷恋。马戏这种欧洲传统习俗中的民间节庆演出，是热内最早接触、并为之深深吸引的舞台艺术。在他眼中，舞台是世界的反面，生之反面和俗世之反面，是死亡和神圣的场域。在模仿和仪式的幻影中，形象脱离了现实，映照出终极的虚无之美。热内可以日复一日地消磨在马戏团里，度过无数观看与冥想的时光。他与著名吉普赛马戏艺人、剧团经理亚历山大·罗曼内斯（Alexandre Romanès）交情甚笃，常年观看罗曼内斯剧团的演出。罗曼内斯也是诗人，与热内分享过对马戏演出的种种激情与形式体验。罗曼内斯在日后出版的文集中回忆了这段友情。热内对钢丝表演尤其着迷，在他眼里，这种冒死亡之险而成就的艺术，是最孤独也最庄严的生命之舞。当时钢丝艺术正一步步走向高难度的境地。钢丝艺人们首先完成了在钢丝上的空翻，后来不断加大动作难度和密度，并把钢丝不断升高，升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转移到户外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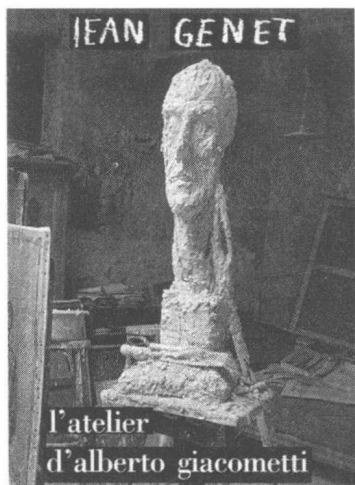
热内想把阿布达拉塑造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钢丝艺人，阿布达拉几乎成了任由他的意志主宰的作品。他花费大笔稿酬供阿布达拉拜师学艺，让他进入钢丝表演的职业生涯。

1957年初，热内写作《走钢丝的人》，一首献给他的爱人和钢丝艺术的赞美诗。自由而精炼的语言，充满情欲与想象的描写，关于孤独、死亡、艺术之残酷和艺术家的厄运的思索，使这

篇文字成为热内全部作品中极为闪光的一笔。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阿布达拉，看着他在钢丝上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跳跃。而下一跳，他就可能坠入死亡的深渊。当又一个更加疯狂的动作开始时，其他的观众捂上了嘴巴，甚至闭上了眼睛——对艺术家冒生命之险奉献的最珍贵的舞蹈，人们竟闭上了眼睛。只有热内的目光热切地追随着他，一刻不曾停息。

他们一起旅行，荷兰、英国、德国。阿布达拉间或有演出，热内写作剧本，有空就去博物馆搜寻和观赏伦勃朗的画作。更多的画，更完整的认识，热内从画面中捕捉到的伦勃朗注视世界的目光，与他自己的极其相似。那些形形色色的肖像，披金戴银，天鹅绒、裘皮、丝毯与珠宝，充满最古老的奢侈趣味，然而这种趣味在描绘人脸的时候会消失。每一张面孔的卑微与苦涩都堪比一个低贱的乞丐，灿烂的光芒会在最悲惨的物质中穿行，直到一切都混同。热内有过行乞的生活，尝过被抛弃的滋味，知道每一个人都寄居在一个伤口中，这伤口蕴含着同等的孤独，而这孤独赋予生命同等的价值。那一系列自画像，青年时代的得意、骄矜、虚荣华贵的打扮，自恋的神态还没有画完，厄运就来了。最爱的人死了，伦勃朗破产了，穷困潦倒。自画像变成了一张张衰微、痛苦却饱含人性之美的面容。从这些自画像里，热内看到了一个个生命片段中的自己。他开始做笔记，计划写一本关于伦勃



《贾科梅蒂的画室》原版封面

朗的书。1958年，他在《快报》杂志发表了《伦勃朗的秘密》，一篇摘要，提出了他关于伦勃朗的几点重要思考。

旅行之间回到巴黎，热内定期拜访贾科梅蒂。1954到1958年间，贾科梅蒂以热内为模特创作了三幅油画作品和六幅素描作品。其中1955年的大幅油画肖像（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热内为贾科梅蒂连续做了四十多天的模特才完成。艺术家注视诗人的同时，诗人也在研究艺术家。他们的相遇所激起的精神探索和交流，被热内记录下来，后整理成文，即《贾科梅蒂的画室》。毕加索称这篇文章是他读过的最好的艺术评论，贾科梅蒂也视之为谈自己作

品的最好的文字。^①其实此文并非通常的艺术评论，与知识、审美和判断力都关系不大，而是探讨了艺术所能抵达的存在的真相。

通过二人简单破碎的对话，作品瞬间激起的感觉与想象，对对象加以分析的尝试和这种尝试所遇到的困难，热内体会到贾科梅蒂如同其他最好的艺术家一样，其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即每一个存在者、存在物的价值都是等同的，而使他们等同的正是每一个人与物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能够将他们从一切历史的、空间的关系中孤立出来。艺术的力量、艺术的可能性来自于对这种独特性和孤独的最真实无欺的描绘。这也正是热内从伦勃朗的作品中所看到的同样的东西。

这篇长文最早发表于1957年玛格画廊^②一次大型展览的画册上，后来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文章开头就谈到了一种可怕的现实：我们对表象世界的无能为力。热内用尽可能本真的语言固执地拒绝这个表象世界，而贾科梅蒂则用形象让这可见的世界变得更加不可忍受，表现出剥去一切伪装后，人所剩下的。

贾科梅蒂从1927年到1966年去世，一直在蒙帕纳斯附近的这间画室工作。画室狭小简陋，也是他和妻子安妮特生活的居所。没有自来水，卫生间在外面院子里，用盆烧木炭来取暖。尽管他

① Edmund White: Jean Genet, coll. «Biographies NRF», Paris: Gallimard, 1993, p. 405.

② Galerie Maeght, 曾极大推动了二十世纪法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五十年代已经非常出名，作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他仍过着苦修般的朴素生活。他很少换衣服，牙齿棕黄，头发上蒙着一层灰尘。和热内一样，他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中午起床，下午工作，午夜时分吃晚饭，然后一直工作到黎明。热内见识过萨特和科克托的多才多产，而贾科梅蒂在造型艺术中同样勤奋不辍，自律而苛刻。

对所有存在者、存在物的共同的美进行思考，启发热内将个人的特殊经历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表达出来。戏剧是绝佳的形式，他完全转入这一文学体裁的写作。他曾经历过的侮辱、贫穷和牢狱之苦，化为更抽象的被压迫者处境的隐喻和对一切权力形式的嘲讽，比如《阳台》中主教、法官和将军，《黑人》和《屏风》中的白人所代表的种种权力。而妓女、黑人、阿拉伯人获得一种尊严和个性，热内希望这些人物像贾科梅蒂的人像雕塑一样，“既亲切家常，又灿烂夺目”。

“美并无其它起源，美只源于伤痛。每个人都带着独特的、各自不同的伤痛，或隐或显，所有人都将它守在心中，保存着它，当他想离开这个世界感受短暂而深刻的孤独时，他就隐居在这伤痛中。”^①在《走钢丝的人》中，热内说这“伤痛”是“一

① Jean Genet: «L'Atelier d'Alberto Giacometti», Œuvre complètes, tome V, Paris, Gallimard, 1979, p.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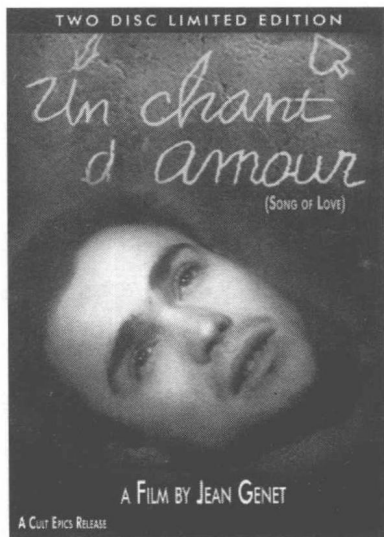
种隐秘而痛苦的心灵”^①。

1957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阿布达拉接到法国军队的兵役通知。热内鼓励他拒服兵役，避免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战场，因为这意味着他可能要对自己父亲的同胞开枪。阿布达拉当了逃兵，为此，热内不得不带他避居国外。每年冬天，他们会在希腊度过一段时间，爱琴海温暖的气候可以减轻热内风湿病的痛苦，这是他在监狱里落下的疾病。希腊是热内特别喜欢的国家，因为希腊是一个充满色情意味的地方，而古希腊人是唯一一个既虔诚拜神，又敢于嘲笑他们的神的民族。他特别珍视1957年到1960年四年间在希腊度过的冬日时光。他晚年曾说，“在希腊度过的时光，或许是我一生中最明媚的日子……”

热内为阿布达拉租借练习场，聘请名师，保证他不间断地进行钢丝训练，并时常举行表演。很多朋友都应邀观看过他的演出，包括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热内的好友莫妮卡·朗日（Monique Lange）和他的丈夫、西班牙作家胡安·格蒂索罗（Juan Goytisolo）。格蒂索罗描述过观看阿布达拉排练的一幕：

“年轻人穿着热内亲自设计的演出服，凸显出他身体的优美和灵巧。他登上架在两个支柱上的绳索，开始以不可思议的敏捷和轻盈运动起来。他的脚似乎都没有触碰到绳索，而他的身体已

① Jean Genet: «Le Funambule», Oeuvre complètes, tome V, Paris, Gallimard, 1979, p. 13.



热内自编自导的电影《爱之歌》

随着牙买加舞曲的节奏，在地面上空两米处找到完美的平衡。当他做那些危险的跳跃时，我们全都屏住了呼吸，凝视着这难以置信的向万有引力定律发出的挑战：他的杂技是一种悬浮。‘面容严峻而苍白，舞蹈吧，如果你能够，就把眼睛也闭上吧’，他的爱人写道。^①而走钢丝的人一直睁着双眼：当他结束练习跳到地毯上时，在冷清的节日大厅带藻井的天花板下，我突然看到了他的紧张和努力：汗水浸透了他的脸庞，他美丽的微笑很脆弱。热

① 引自热内的《走钢丝的人》。